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案卷六十一

東林四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黃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甯國府推官強宗斂手避其風裁時崑宣之變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嘗稍假借也入為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中分為兩黨君子小人遞為勝負無已時天啓初政小人之勢稍絀會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相結以制冲主盡收宮中之權思得外庭以助己小人亦欲乘此以一網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先生惕然謂同志曰兄弟閤於牆外禦其侮吾儕其無閤牆以召外侮乎無何阮天鍼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發難先生挽大鍼使毋去大鍼意亦稍轉而無奈桐城之疎彼也趙太宰不由咨訪改鄒新昌於銓部同鄉臺省起爭事權先生為之調入江右遂謂新昌之見知於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給事中傅樾故與逆奄養子傅應星稱兄弟私懼為清議所不容挺險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書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王之以興大獄先生授謀於鎮撫劉僑獄得解於是而有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疏之將上副院謂同志曰魏忠賢者小人之城社也塞穴董胤固不如墮城變社耳先生曰不然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一擊不中凶

復參會矣疏入副院既受詰責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先生謂副院曰公一日在朝則忠賢一日不安國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少衰其禍副院以為然而遷延不能決也南樂由逆奄入相然惟恐人知使燕趙士大夫以魏氏為愧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糾之先生曰不可令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為分別則小人尚有牽顧猶有一二分之救也嘉善銳意欲以擊外魏與楊副院擊內魏為對股文字不深惟先生之言南樂喟然嘆曰諸公薄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其姓名於宦籍之上其基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為難者也逆奄奉為聖書終熹宗之世其竄殺不出於此晉人爭巡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開而散之局也陳御史果劾嘉善以會推徇其座主中旨一出在朝無留賢矣凡先生嘉善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皆先事之左券也先生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清言勁論奄人髮指則曰此諫官職分事不以為名高也乙丑出都門曹欽程論之削籍其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生用李實為張永授以秘計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沈司寇欲自以為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七君子被逮蓋汪文言初番之獄羣邪定計

即欲牽連左魏二公相隨入獄不意先生能使出之故於諸君子中意忌惟先生以為必為吾儕患詎言之興亦以此也丙寅閏六月朔賦詩而卒年四十三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之會謂南皋曰賢奸雜齒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期相許者則戴山中忠憲忠節萬里投獄戴山慟哭而送之先生猶以不能濟時為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為學視天下之安危為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弘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為硜硜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疎以通記為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為閻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即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

懷謝軒講義

格物是格出至善所在若作名物象數則是借外以廓內矣知原是性中一點睿體但因格物而開拓融化無纖毫遮塞處便是○天豈有命生而炯炯不昧者是合下生來箇箇是聖賢再沒有命之以凡庸者從此率之不加不損只依他出來蓋天命之體貞而靜率者不起知故不生紛擾這便是貞靜之妙戒懼慎獨便著主靜率性之工夫也修者就自家做出來的將來做法程非另有修也○未發之中渾淪無際停毓無窮此即水涸木落無聲無臭之地神明變化都不外此橐籥已發者天下而此一性天下而

此一率夫婦猶是聖人猶是更無做詭變幻於其間豈不謂達道中者未發之性和者已發之性性無動靜中和之名因動靜而分若言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分明性有動靜矣○世風日下如江河競注而自古至今此理猶在人心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謂此也○問天地位萬物育曰天地無日不位萬物無日不育只為人心失却中和之體天地雖大若容不得我萬物雖衆只覺多我一人知此則知位育○不是欺人方是偽凡所行而胸中不能安貼人不見其破綻處豈不是偽○一貫不必說得玄遠淺言之如世之機械變詐亦有時節通行得去便有時節不可通行得去如何貫得是故一貫者其惟誠乎○觀過知仁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孟子知言全將自己心源印證群迷吾心止有一常人自去分立門戶分蹊別徑都從常心中變出許多鬼魅魍魎相知言者但把常心照証變態無不剖露知得人心亦止知得自己心知得群心之變亦止養得吾心之常○心不受變而術則變如學術流為申韓此心不得不歸於慘酷治術流為雜霸此心不得不向於殺伐戰國時人學皆刑名治皆誅殺都被術所弄壞乃轉而歸咎仁之不若人故孟子特地拈出本來此心人人圓滿但是一日之造端便判終身之趨向即夫子習相遠之說也○說箇信果定是未言未行之先先著一番心了大人未言那見有當信之理未行那見有當果之事任他危言遜言旁行正行再沒有不中於

則者義有准而心無著也○感遇聚散佛氏視之皆太虛中游氣紛擾與性體一毫不相妨碍儒者則皆是我根本發出枝葉無一件是假○心體無盡凡天地間所有之事古今來所有之功聖賢接續盡之豈能盡得○陽明先生答陸元靜無妄無照之論蓋本之佛書佛書言妄心即真心影像妄本無妄以有感故感亦無感以能照故若是則照妄之心即是無妄之心云何復得有妄心心本無妄以無照故謂之妄令拘為真心之影像畢竟影是形生像隨鏡見推不得是鏡以外事令欲卻妄而完真安得逃影而滅像乎○佛氏言心無常為無所住而生其心念念生滅不停也此儒者之所謂妄心也而佛氏正以顯此心之性空妙理即謂之真如不動此蓋有見於流行無見於主宰以其常動而謂之不動非真不動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佛氏所缺者至德也公都子所言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總是一說不觀之佛書云性無善惡能生善惡又云善惡同以心性為性若斷性惡則斷心性性不可斷故性善性惡皆不可斷既不可斷則是性有善惡也若云性本無性性亦無性畢竟有箇生善生惡者在則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佛法先要人信心蓋佛法示人本是種種可疑於此教人盡行奪下整身跳入其中豈不立地成佛何必更假修為若吾儒亦是穿衣喫飯夏葛冬裘見成道理伸手便見率之即是體之即存故

不必言信無疑非信不必言悟無修非悟○釋氏言宗心言妄心謂常住不動之真心為宗緣起者為妄其實所謂常住不動者空而已矣緣起而流行者天地萬物皆野馬塵埃也但不足以礙我空體與空體截然不相粘合吾儒則就此野馬塵埃之中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乃是常住不動之真心故其名則同而所指實異也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也崇正甲戌進士先生弱冠為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為名宿以貢教諭光州學從河南鄉舉登第時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閩人崔璘權釐以屬禮待郡縣先生不往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推官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閩中以原官召之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先生曰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即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是時自浙至中在建國以一旅奉之二三人望皆觀望不出先生曰吾等之出未必有濟然因吾等之不出而人心解體何以見魯衛之士亦惟以死繼之而已起為通政使及返浙海先生以禮部尚書扈蹕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為弟子員率之見於行朝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先生曰此與陸君實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後退處補陀聞瀚州事亟先生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禍吾尚為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遠臣不得從死闕事之壞吾已

辭行不得驟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土死得明白乾淨即一旦疾病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哉復渡海入瀟洲辛卯八月未於聖廟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舉火而卒年七十五先生受業於涇陽而於景逸玄臺李思皆為深交所奉以為守身法者則淇澳因思抄也在長興五載以為差足自喜者三事一為子劉子弔丁長儒至邑得侍杖履一為九日登烏膽山一為分房得錢希聲所謂道德文章山水兼而有之矣先生嘗選時文名士品擇一時之有品行者不滿二十人而某與焉其後同處圍城執手慟哭某別先生行三十里先生復棹三反追送其語絕痛辭諧孟博先生所謂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嗚呼先生之知某如此今抄先生學案去之三十年嚴毅之氣尚浮動目中也

霞舟隨筆

人生只君親兩大本凡日用應酬宗族眷屬無不本於親本此之謂仁凡踐土食毛事上臨下無不本於君本此之謂義○人只除了利根便為聖賢故喻利喻義分別君子小人小人所以喻利只為遂耳目口鼻之欲孟子所以說養其小體為小人試想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八字直將此身立在千仞岡上下視養口體物交物一班人渺乎小哉真蟻蠊一世矣○有伊尹之志則可仕不則貪位慕祿之鄙夫而已矣不可與事君也有顏子

之樂則可處不則飽食閒居之小人而已矣未足與議道也○士大夫為盜賊關說者是即盜賊為倡優關說者是即倡優○或問當此之時何以自處答云見危臨難大節所在惟有一死其他隨緣俟命不榮通不醜窮常養喜神獨尋樂處天下自亂吾身自治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玩之可得守身法○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徇社稷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徵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道也○錢啓新先生云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須忘年以交接引入道不必羅致門下○張二無至京師宜興餽以人參不受宜興不悅二無告以籌邊禦寇宜興諧之曰但主心一轉天下自治他可置勿道也二無遂力求去○顏壯其為孝廉時里人有跪訴之既去移晷追還為下一跪里人駭問何故曰頃汝下跪我立而扶之思此終覺不安故跪還汝耳○友云求長生當除妄想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君子小人之辨在人臣當泯其主角在人主當見得分明○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天地間一切目可得見耳可得聞言可得傳躬可得行者皆道之用也皆象也數也故聖人立象以盡意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變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者道之體也立象而意盡於其中故曰君子之道費

而隱者用也。隱者體聖人惟恐人索之於隱，只言用不言體。易之六爻皆用也。故曰：用九，用六，用九而六，其體故曰：見群龍無首，天德不可為首。用六而九，其體故曰：利永貞以大終。○天地只有一乾伏羲原初，只有一畫坤之偶，即一畫而分之，非另有第二畫也。○坤之中斷處，正是坤之虛處，所以順承天也。乾貫乎中矣。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直撐天柱地一方，周徧四隅，中字從直從方，口可兼內外二義。○他卦之上為極為變，惟鼎與井終為成功，井以養民，鼎以養賢，井以水，鼎以火，水火飲食之道也。○故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須將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處，克盡纔觀得。○子貢問道，顏子以下一人，只文章性道二語，括盡中庸費隱之旨。○問朝聞道，所聞何道？答只看下句。○入道者當於天親一脈，不可偽為處，竭情此文，介真實見道語。人情之同處，即本心。人謂隨處體認天理，愚謂隨處體貼人情，靜虛二字上不容加一道字，一念不起時，一物不著處，參得消息，當是朝聞。○人身常定常靜，常安氣息自調，每有意調息，反覺氣息轉粗，可見正助之害。○見危授命，不要害怕，見利思義，却要害羞。○事父母能竭其力，一生之力無一毫不為父母用者，而今而後，吾知免矣。此力纔竭。○君子一生汲汲皇皇，只這一件事，故曰好學。○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此字不動處，仍不是不動，只動處還在元處。○今日會講，各人須細細密察，為文學而來乎？為理學而來乎？為道學而

來乎為文學來不過學業上討些悟頭這不中用為理學來研窮意義亦是訓詁學究伎倆也不中用為道學來實踐躬行纔有中用這便是所安又為先生而來乎為聖賢而來乎為自己而來乎為先生而來先生有出山時節這靠不得為聖賢而來聖像有不懸時節聖人之書有不對面時節亦靠不得為自己而來立志在身心命這纔靠得這便是所安此是君子小人親筆供狀○言顧行行顧言令人之言大抵剽襲之言令人之行大抵驅逐之行自己一毫不與其間此之謂不相顧知只在心地上明白不在義理見聞上誇張○張二無云無語無驕未免在境上打點自己未有實受用在一經夫子指點使覺本地風光時時現前非心地上打掃十分潔淨何以有此切磋琢磨正是樂與好禮得力處子貢見到此直能因苗辨種飲水知源三百篇皆無字之經矣故夫子許以言詩告往知來正與大易數往知來不隔一線○二無云詩之為用自閨房靜好以至郊廟登歌其人自耕夫游女以至蓋臣哲后其事自蘘括蠅魚草木以至感格天地神明真是無隱不披無遠不屆却只人人一點不容己之思耳思起處原無邪緣染而後有邪只用此無緣染之思抽引不盡何止充天塞地心本是仁非是二物私欲引去心便違仁私欲既無心原是仁

華允誠字汝立別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告歸崇禎己巳補任轉員外郎調兵部上疏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令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同邑朋比駭除異己閣臣操吏部之權吏部阿閣臣之意底同鄉則保舉逆案排正類則逼逐講官奉旨回話因極言其罪狀又言王化貞宜正法余大成在可於上多用其言體仁洪學雖疏辨無以難也尋以終養歸南渡起補吏部署選司事隨謝去在朝不滿一月改革後杜門讀易越四年有告其不雉髮者執至金陵不屈而死先生師事高忠憲忠憲殉節示先生以末後語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故其師弟子之死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所以云本無生死若佛氏離義而言無生死則生也為罔生死也為徒死縱能生脫立亡亦是弄精魂而已先生居恒未嘗作詩蒙難之春為二律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外孤臣噓雪毛眼底兵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默無一事陰逾惜愁有千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數邵勞勞振衣千仞碧雲端壽歿由來不二看日月光華宵又旦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毫髮留詩禮肯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令祈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是亦知死之一證也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陳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浙之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受感守心先生

一言民間死罪細求疑情一言輔臣不專票擬居恒則位置少卿有事則謀定大將己卯十月彗星見先生進言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更進之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為實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恒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也其年十一月上將郊天先生請正郊期古帝王郊天不用至日家語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上辛郊特性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也用辛日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臣謹按上辛謂日至之月第一辛日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仲辛冬至在十一月初旬本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宜十八日辛未郊也上命諸臣議先生又上郊祀攷辨上從之以辛巳南郊明年乞休不允壬午上言勸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疆渠非專恃勇藉於善謀所云招撫之道則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法專委有司賊初淫殺小民苦賊而望兵兵既無律民反畏兵而從賊至於民之望賊而中原不可收拾矣及墾荒之議起先生曰金非財惟五穀為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上以先生疏付金之後議之甲申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國變後杜門著書未幾卒先生師事吳子往

志遠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為宗其後始

湛心於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

學言

最初最簡最盡一盡於太極再盡於陰陽三以下不能無遺矣義書最盡發揮其最初也後聖有言皆發揮於圖畫之後者也故曰言不盡意聖人欲使反其初觀其盡者又曰子欲無言人心惟寂然不動斯太極矣乎寂無不藏感無不通彼空虛者其以為有不能生陰陽萬物之太極也質無常存氣無常分開非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相離故不言二之是以言之有無二視天下之物無不二人我二矣心述二矣體用二矣切而生死亦二浮而得喪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日無定中月無定滿人無定強方至即行長極即消斯須不得留留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得不自強也形氣似月心似日○天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疇能滿諸山川無全吉人形無全美世福無全享極之唐虞不能使朝無孔壬野無於人古今亦無全治惟堯孔心德居其全爾不可全者物而衆求之可全者德而莫之求惑矣夫天授人性其有形以後天人疏而親隔而通之際乎天主上也人臣庶也性職事也奉職循理謂之忠良曠厥職而朝夕致禮焉明主聞之以為忠乎媚乎○止者心之常良背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陰亦靜生陽亦靜主靜者艮止之義乎心合於艮之謂太極矣○心載性而宰

身然性視心則心奇矣惟性最庸故學不從心而從性身視心則心微矣惟身斯顯故學不
本正而本修其從性也照異端之病也其本修也坊百世之逃也○返百慮於何慮學
問之道不知其道反益其慮化有事為無事經濟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聞道以
無妄念為候妄念因於嗜慾嗜慾因於有身嗜慾無味無足想矣物物有然無容想矣
忽若有見而念起不禁者悟與思誠者自反之謂也主於自得期誠而誠主於得名
不期偽而偽○不信天則學無柄小毀小譽小得小失目前相遇莫不旁皇焉學至於
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矣功至於惟有天知則朝市屢變傳家之事不變
矣一得焉恐人不知微勞焉恐人不感是誠何心哉凡人者自為一人而已矣仁人者
天下之心心覺一身之疴癢仁人覺天下之疴癢覺之故安之未能安天下且安目前
無安之之權且使有權者動念於求安安之心不可不自我存安之績不必自我成法
令傳後其與人為善之心乎天下法之天下皆善人矣後世傳之後世皆善人矣舜之
所樂其在茲乎我可法我可傳則品尊而名貴是雖有懿行猶己私也去鄉人幾何憂
不如舜憂不能使天下後世同歸於善也詎憂無舜之令名○司馬徽有言識時務者
在乎俊傑天下先時務時各異孰為大本孰為大端遡觀往事人所既為我則瞭焉方
當吾世從何入手而茫然不識者皆是也○取四三年來之治機治令之天下未必合

者而况遠昔哉○成心之去難矣哉成心之害深矣哉一懷成心所觀得失皆不復中
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為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我自以不關成心
也其實推之不能去也○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
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力所及勿輕言○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
相覲爾我愛彼彼亦愛我否即覲面交疏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烏知有我鄉人之所以
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為後世計後世孰能忘之聖賢所以長生於人心也○有明之盛道
至醇深者薛高二子而已薛子危而免高子遂及不以時耶不以爵耶宋六子其一不
受爵其五不居高爵○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下無若楊忠愍者其身以有為六律可
明可制○問三楊曰文貞德業最盛華亭為民無赫赫功是足貴也弘治三臣曰臬州
記允矣周忠介曰介矣哉手綰銓衡居不蔽風雨田數十畝其死也則幾傷勇乎其有
恥不與黨之心乎規免而忠介不免命也夫問楊忠烈曰烈矣哉然激寺禍者夫夫也
曰昔狐鼠以格主去以慧術去有一疏顯攻之而去者乎不去禍斯烈矣○上士貞其
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焉爾矣下士每遇風俗則身為之移○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
不曾說著學至傳說乃極說個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曾說著理至孔
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個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為千萬世宗主○言

生生可以該冲漠無朕言冲漠無朕或反以晦生生儘有恬靜之士設及民生利病即悄然不顧非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恬靜中與世間痛癢全相隔斷豈知所謂冲漠無朕正欲於一相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耶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秦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箇生字○學者須得為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略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長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靜寂長厚儉樸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做得完全全無此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於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可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心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是心同太虛事業